

灰猫已经不记得妈妈的样子了。在野外生下来不久,农场的主人便把他抱走了。

主人把他放在有很多猫和很多老鼠的农场里,他的成长期是在猫群的统治之下度过的。自打记事起,农场里的一切便都听从一只白猫的。

灰猫抗议过。他捉到的老鼠,白猫都当成自己的猎物上报了。白猫还没收了主人下发的口粮,昂着脖子跟灰猫说,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,不然要你好看。

主人也并不看好这只灰溜溜、倒霉催的小瘦猫,暗地里还常常拿他出气。最严重一次,老鼠在灰猫眼皮子底下作案,而灰猫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一片圆润、丰腴的冬青叶子上,灰猫把叶子舔得绿油油、水淋淋,主人看到了,踩着他的尾巴用烟头烫他。他的尾巴就这么折了。

小半年后的一天,下着大雨,趁猫们在家补觉,灰猫偷偷溜了出去,沦为流浪猫的灰猫躲在一个桥墩下面,叼着发霉的半个苹果避雨。正好几只长尾狐狸匆忙跑到桥墩下,围成了一个圈。

每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麻雀。

雨水让桥墩变成了雨帘,灰猫原本要绕走的,一只麻雀忽然喊了一嗓子,“妈妈。”灰猫看那只小麻雀。水气清新,淡淡的血腥味萦绕鼻尖。灰猫隐约记起了和妈妈分别那天,人类成群结队穿越丛林,踏破了比黑暗更黑暗的黑暗,枪声惊起了草地上雨点般的麻雀,它们突然齐刷刷射到了空荡荡的、被丛林遮住的蓝天。妈妈惊慌失措,踩着晨露跑远了,灰猫留给了人类。

狐狸老大说,小猫快滚,要管闲事是不是?

小麻雀前胸后背都已血淋淋,叫声也越来越小。

狐狸老大说,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,不然要你好看。

灰猫忽然把爪子挥到狐狸老大眼前,狐狸一躲,小麻雀就从嘴里挣扎出来。灰猫自己也没想到要这么做,短暂的野外生存还不足以帮他恢复全部血性。小麻雀脱离了狐狸,试着往桥头跳,消失在雨中。雨刚停,数十只尖牙和爪子齐落到灰猫身上。一道黄线映射着彩虹落了下来,灰猫身上变得粘稠、濡湿。

桥上一辆货车停下,司机往沟里撒完了尿,这群狐狸夹着火红的尾巴正要逃。

一只狐狸死在了猎枪下。货车上的一只红色种猪跳了下来,看样子种猪刚刚完成自己的工作,跑得有些无力。红猪发现了灰猫,问他怎么样了。灰猫“喵”了一声,再醒来,已经到了另一个主人的农场里。

仲夏夜里,雨是说下就下的。救过灰猫的那只红猪,把动物们集合到谷仓后面废弃已久的凉亭里。凉亭的历史已经没有动物记得了,参与凉亭建设的动物早已被端上了餐桌。

红猪后腿直立起来,像人那样走来走去问,知不知道下个月的今天是什么日子?

围绕在红猪身边的黑牛、斑驴、白羊、公鸡等面面相觑。来迟了的骏马摇晃着身子抖落雨点,福狗蹲在地上声势格外凌厉道,肯定是个大日子。吓了刚刚才睡着的小鸡仔们一跳,小鸡仔昨天才失去妈妈,痛苦不堪地啄起了地上的湿沙子。

斑驴问福狗,什么日子?福狗吐着舌头,露出一嘴黑牙嘲讽,真是蠢驴。

宠物鹦鹉尖声道,是不是主人发表散文的日子?动物们顺着线索思考了起来,多数动物记忆力欠缺,许久才记起似乎是有这一回事。黑牛补充说,主人爱写作,去年一篇散文在《小镇生活》上发表了。

待动物们都想起,红猪才缓缓道,我知道多数牲畜的日子是庸碌和无聊的,你们想不想有什么变化?

福狗率先扯起嗓子嗷嗷叫,讨好地往红猪怀里蹭蹭,其他动物纷纷仿效。只有灰猫徘徊在边缘不吭声。水珠子压塌了树叶子,大颗大颗砸到地上,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漾开去,似乎破碎了。小老鼠从灰猫跟前的一汪积水中游过,灰猫摇了摇拖曳在地,肚兮兮已经骨折的尾巴,并没追赶。

红猪把脸埋进食槽里拱了一阵,猪饲料里面拌着牛奶,红猪变得白嫩的整张肉脸,对着动物们宣布了影响接下来一个月的决定:利用闲余时间排练一出节目,献给主人。

动物们不反对也不支持,看样子已习以为常。黑牛跟灰猫说,每年都是要表演几个节目讨好主人的。佳节,生日会,结婚周年纪念日,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是在准备表演节目。

灰猫哦了一声,加班加点捉老鼠的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至于节目内容,红猪已经策划好三个节目。比去年还要震撼,难度还要大。宣布完决定,红猪照例征集下动物们的意见。

福狗发话,猪哥,我白天晚上都在果园里看门,跑来这里,我怕其它狗挤兑我。

斑驴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,晚上不拉磨了,会有人给我下绊子的。

骏马高扬起前蹄,长啸一声,引得几只小绵羊犯了花痴。

红猪问骏马怎么看,骏马说,节目是一定要排的,有困难就去解决,千万不要退缩,其他动物也要跟一匹成功的马一样,目光一定要长远。

灰猫在石墩子上打了个盹儿,再醒来动物们已经散去了。

天一亮黑牛便带领动物们把后院清理了出来,作为临时排练场地。

灰猫起来有点晚,来时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。灰猫到阴影里写写画画,小麻雀踮着脚一跳一跳过来看灰猫写什么。灰猫说,感觉这里也没有自由。

小麻雀说,可是吃喝不用愁,好不好?

灰猫又低着头写了一阵,一首跟自由有关的诗就这么写出来了。



孙鹏飞:男,1991年出生,山东潍坊人,在《清明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青春》《青年作家》《山东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。

小麻雀很是惊讶,不简单,你还会写诗哦。

灰猫说,过去的夜半时分,总要屏息蹲在老鼠的洞口。大把无聊的时间任自己支配,然后就突然学会了写诗。灰猫说每次亲近自然,都能切实感觉得到了诗性。青草代谢,潮水呼吸,祥云变幻,就是把这种节奏临摹下来。

灰猫记得邮箱地址,小麻雀给他的。小麻雀在省城的大编辑屋檐下住过一个冬天。灰猫发了过去。

母蚊子环绕一阵落到了灰猫鼻头上,我产卵,需要血。

灰猫举起爪子又放下,乖乖让母蚊子叮咬。

叮完,灰猫跳下桌子,木质地板上漂浮着恬淡的花香,玻璃门外闪烁着几只绿眼睛。不是福狗,是三五只野外来的狐狸。

电脑屏幕黑了,书架上塞满的爱恨恩仇的书籍也暗黑一片。

上个月灰猫从狐狸嘴里救下了小麻雀,狐狸说要咬断灰猫的脖子。他们真的找到这里来了。

灰猫隔着门喊福狗,连喊了几声,福狗的鼾声把声音盖住了。风像风一样收不住脚,四处掠夺。绿眼睛在院子里晃来晃去,并没看见灰猫。

斑驴试着挣脱木桩子,笼子里山鸡扑棱起来,呆头鹅嘎嘎叫,福狗醒了。

灰猫刚要说话,福狗龇起牙说,滚出来。

出来时,狐狸已经不见了。



次演出的总教练。

骏马出生在动物马戏团,对于表演可谓耳濡目染,担任这次演出的副导演。

其他的动物都担任群演。

吃过早饭,动物们简单磨合了一次,并不成功。主人出门时小觑了一眼,鹦鹉在前面喊节奏,嗓子都喊破了,动物们还是做着各不相干的动作。红猪跑上前,领导动物们唱《人的赞歌》救场。

主人点点头,挂着浅浅的笑容出了门。

主人头发稀疏,主人一走,红猪便一根一根拔自己过于茂盛的头发。红猪截着头上为数不多的几根毛跟动物们说,你们基础太差,从基本功抓起。

一堆毛茸茸的绵羊冲着红猪撒娇,说来例假了,跳不动了。

红猪的胖蹄子依次摸到绵羊身上,道,太懒,要不你们成了羚羊呢。

中午太阳聒噪不安,地上的影子也悉数膨胀了。鹦鹉的尖嘴巴还在一开一合数着沉重的节拍,动物们左摇右晃跟着节奏。尘埃都舞蹈起来,似乎也找到了节奏。灰猫趁他们不注意,一弯膝盖,又跳上房顶背面的阴影里。

几只要产卵的母蚊子盘旋着,灰猫挥挥爪子赶跑了。屋顶上的积水散发着腐烂、奢靡的气味,灰猫枕着这种味道睡着了,黄昏才醒。动物们或趴或卧在热气动荡的牲口棚里歇息,主人四仰八叉在空调间里睡着了。灰猫吃了点剩饭,轻点着脚尖进了屋子。

屋里阴凉,刚开始不适应温度,一身毛倒竖了起来。主人抱紧了自己的身子说这天真冷,还是畜生好啊,有毛。

灰猫撇撇嘴,要笑,又笑不出来。他拖着扫把一样的尾巴往前走,有些讨厌屋子里的味道。都是人类过剩的欲望分泌出来的。

福狗的舌头耷拉在玻璃门前,问灰猫到屋子里面做什么。

灰猫小声说我想用下主人的电脑。

福狗龇着牙瞪灰猫,随后汪汪叫起来了。

大概主人睁开迷蒙睡眼,看见了灰猫的尾巴。等到灰猫跑出门,小心地往主人那里看,主人

新作品

灰 猫

□孙鹏飞

又睡过去了。

福狗找到红猪说,猪哥,你这次组织的动物演出队都是什么货色,要不是我这个看门狗,指不定出多大乱子。

灰猫在红猪面前承认了错误。

排练没几天,主人买回来几只小黄鸭,让红猪把场面撑得大一些。

灰猫他们这些年轻、资历尚浅的动物,一下子晋级成老动物了。农场里尚有“新动物干,老动物看”的传统。因此红猪、骏马他们加紧了对于新动物的排练,老动物得以忙里偷闲,有了足够的时间瞌睡和偷吃。到了晚上,新老动物都睡下了。灰猫再次溜进主人房间,偷偷用了电脑。主人问,你还写了多少?

下午主人怒气冲冲回了家,把一摞报纸摔在了红猪脸上。红猪拿起看,是发表在今天《省城文艺》上的一首小诗,署名灰猫。主人骂道,哪里有这种事,你叫灰猫来。

福狗、黑牛、福狗、斑驴都停下排练,围着看热闹。主人说,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,养虎为患,当初就不该收留你。灰猫把头埋在胸前。红猪问灰猫,你这首诗怎么写的?灰猫说,偷跑进主人房间,偷偷用了电脑。主人冷哼一声,我的脸都丢光了,说完端门进了屋子。

红猪咂咂嘴,躺回了猪圈里。许久才翻了个身,把灰猫叫到跟前说,你让我们全体动物的辛苦都白费了。

灰猫瞪圆了眼睛,像一团火,很快又熄灭了。

红猪说都是主人留名,我们付出。你看从古到今,哪里有一只猫在纸上发表诗歌。

灰猫说我懂。其实也不懂,他觉得自己忽然学会了表演。

红猪问,你知道我为什么能管理你们?

红猪说,事情已经发生了,可以挽回吗?

红猪说,我写过太多东西了,诗歌、散文,你看看哪一篇是署我自己名字的。署上主人的名字,主人有名,你有利。可你非这么干。红猪面目苦痛、狰狞着说,你一下把潜规则挑明了,我们还怎么活?

灰猫闭上眼睛,青草、潮水、云彩,节奏全部乱了。

这件事之后,鹦鹉依旧喊节奏把嗓子喊哑了,福狗、斑驴依旧热火朝天地排练。灰猫没有再上屋顶,老老实实站在太阳底下跟着练习。只是动作出错了,鹦鹉不再大声提醒他,权当没有这只猫精倒霉了。

福狗背地里也说过,我最恨忘恩负义的东西,主人好心收留他,竟然抄主人的当是自己的。

灰猫问我爱写诗怎么了?

斑驴说,那是你自己写的吗?

灰猫不敢再说了。红猪千叮咛万嘱咐,诗是主人写的,不管谁问,都不要记错了。

灰猫趴在太阳底下,把脸沉进湿泥里。那是他拥有记忆的第一天,耳边弥漫着枪声,月亮沉下一半,妈妈腹部流着血,抬头看妈妈,妈妈是模糊的。有个声音说我引开人类,你好的。硝烟一点点升腾,最后化为黑暗。记忆的最后,太阳也只出来了一半。

小麻雀从远处飞来,啄啄他的后脑勺,灰猫,你快跑。灰猫半睁着眼睛看小麻雀,又趴下去,小麻雀继续啄着灰猫说,你主人写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上过《市志》,更别说《省城文艺》了,让一只猫证明了他无能,他会扒了你的皮的。

灰猫脸朝下,离开这里,又能去哪?

小麻雀说,没来之前你在哪里。

灰猫说,哪里都一样。

几只狐狸听说了灰猫的遭遇,吹着口哨大摇大摆进了院子。福狗在阴凉地跟一只绵羊说着深情款款的话,口水流个不停。绵羊嫌恶心,推开福

狗,福狗说,有动物成精了。斑驴也扯着嗓子,可不是吗,开天辟地头一遭。福狗叹息,我们要跟着猫精倒霉了。

福狗背地里也说过,我最恨忘恩负义的东西,主人好心收留他,竟然抄主人的当是自己的。

灰猫问我爱写诗怎么了?

斑驴说,那是你自己写的吗?

灰猫不敢再说了。红猪千叮咛万嘱咐,诗是主人写的,不管谁问,都不要记错了。

灰猫趴在太阳底下,把脸沉进湿泥里。那是他拥有记忆的第一天,耳边弥漫着枪声,月亮沉下一半,妈妈腹部流着血,抬头看妈妈,妈妈是模糊的。有个声音说我引开人类,你好的。硝烟一点点升腾,最后化为黑暗。记忆的最后,太阳也只出来了一半。

小麻雀从远处飞来,啄啄他的后脑勺,灰猫,你快跑。灰猫半睁着眼睛看小麻雀,又趴下去,小麻雀继续啄着灰猫说,你主人写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上过《市志》,更别说《省城文艺》了,让一只猫证明了他无能,他会扒了你的皮的。

灰猫脸朝下,离开这里,又能去哪?

小麻雀说,没来之前你在哪里。

灰猫说,哪里都一样。

几只狐狸听说了灰猫的遭遇,吹着口哨大摇大摆进了院子。福狗在阴凉地跟一只绵羊说着深情款款的话,口水流个不停。绵羊嫌恶心,推开福

狗,福狗说,有动物成精了。斑驴也扯着嗓子,可不是吗,开天辟地头一遭。福狗叹息,我们要跟着猫精倒霉了。

福狗背地里也说过,我最恨忘恩负义的东西,主人好心收留他,竟然抄主人的当是自己的。

灰猫问我爱写诗怎么了?

斑驴说,那是你自己写的吗?

灰猫不敢再说了。红猪千叮咛万嘱咐,诗是主人写的,不管谁问,都不要记错了。

灰猫趴在太阳底下,把脸沉进湿泥里。那是他拥有记忆的第一天,耳边弥漫着枪声,月亮沉下一半,妈妈腹部流着血,抬头看妈妈,妈妈是模糊的。有个声音说我引开人类,你好的。硝烟一点点升腾,最后化为黑暗。记忆的最后,太阳也只出来了一半。

小麻雀从远处飞来,啄啄他的后脑勺,灰猫,你快跑。灰猫半睁着眼睛看小麻雀,又趴下去,小麻雀继续啄着灰猫说,你主人写了